

## 行走兵器部落

■范河川

听说峨色呷玛老人去世的消息，一种难言的惆怅弥漫整个身心，甚是惋惜。老人是河坡手工艺的一张名片，是新时期河坡民族手工艺走向世界的探索者，河坡民族手工艺技术与唐卡绘画艺术得到国内外认可，居功至伟。河坡民族手工艺不仅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更是文化的基本传承方式之一。对河坡民族手工艺的热衷，对老一辈手工艺传承人的敬仰注定要与河坡民族手工艺结下永世的情缘。到河坡的次数已经多得记不清，几乎走完所有工匠家。当听说老一辈传承人相继离世，忍不住想写几个认识的手工艺传承人与我认识的经历，表达我对河坡民族手工艺的这份情缘，算是纪念吧。

峨色呷玛是河坡乡有名的工匠，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居住嘎拖寺山脚下的普玛村，山清水秀，具有典型的藏区农业风光，是以生产佛具和藏刀闻名于世的村落。这里手工艺工匠云集，峨色呷玛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7岁跟师学艺，在唐卡绘画、佛像锻造的技艺上都到达顶尖水平。我前后去过在他家多次。一次是陪同摄影师的李天社老师一行采风，我们先从事佛具生产的手工艺工匠人其美多吉家拍摄其收藏的佛具，之后步行到峨色呷玛家，他非常热情的接待我们，到他家后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儿子根秋丹真正在描绘一幅还没有完成的唐卡画，他指着这幅唐卡说：“这是青海那边定的，一共定了二幅，我也正在创作一幅大的唐卡。”一边说着带我们走进他的手工艺工作室，工作室看上去很简单，对着门光线好的地方是一个类似三块石头支的灶台，灶灶对窗户的里面是桌垫，桌垫的旁边有许多加工用的工具、模具、风箱。其它边上放满的尽是半成品佛具，四周墙上则挂满了加工好的刀具和其他手工艺成品。他指着灶台上这些半成品说，这个是嘎拖寺要的，要得很急，他和他的学生正在加紧赶制。接着他点上火，拉开风箱开始加工，同时对李天社老师讲：“河坡藏族手工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自从松赞干布时期，藏王屯兵康区，不断向东南内地扩张起，这里就开始了刀枪、戈矛、弓箭等兵器的铸造。当时河坡工匠利用当地铁矿石冶炼铁，作为铸造兵器的原材料。”李天社老师忙着拍照估计没听进去多少，当时我很感兴趣，也非常留意。当晚住在峨色呷玛家，边喝酒边聊天，他介绍了很多河坡手工艺的历史，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河坡手工艺发展历史。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康区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嘎拖寺为在教派的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在白玉县河坡乡建成。蔡巴一噶德公布活佛七次赴内地，聘回一批又一批汉区名匠，兴佛堂，塑神像，刻经版，制佛具，这不但为白玉民族工艺注入新的技术内容，亦拓宽了原材料路。

到了元代，八思巴进京途经嘎拖寺，接受主寺活佛阿俄一益西布巴之红教最灌顶后，有了师徒之谊。为报师恩，八思巴在京时，特地留意京中工艺珍品，回藏途中又憩息嘎拖寺，将所置珍品相赠。为存放这些珍品，再次请来了汉区名匠，共修殿堂，合建宝库，这些工匠有部分就留在了当地。

明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为给他逝去的妃子徐氏求冥福，“遣使往西土求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物之典”。应邀之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德银协巴，活佛索仰嘎拖寺之名望，在赴京时，特地到该寺，并随带该寺一些著名工匠同往京，“于灵谷寺建普渡大斋道场”，使白玉民族手工艺匠师首次有了直接在先进地区参观学习的机会。这种宗教文化上的交往，促使民族手工艺本身由较单纯的兵器工艺向生产藏枪和佛事工艺转化，而且德格土司和昌都地区的藏兵所用藏枪大部分产于河坡，这种转化无论是对当时或以后的民族工艺发展，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河坡之所以成为白玉乃至整个康区的手工业中心，溯本探源，无疑是与格萨尔的兵器生产基地和康巴第一座佛教寺庙在河坡建立有着重要的关系。

讲完历史，老人还自豪的向我们介绍，他在这个作坊中工作了60多年，带动了全村人进行手工艺的生产。这里做手工艺的人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家家户户都能打制藏刀和制作其它精美的佛具，作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他说他正在

收集编撰反映河坡藏族手工艺的图谱，希望哪天可以面世。

第二次到他家是陪甘孜电视台记者拍摄河坡民族手工艺专题片，选择在老人家里拍摄，忙碌整整几天，期间让我震撼的是他在经堂锻造的那尊佛像，阳光从窗户透过，一束光照在佛像前，营造出曼妙轻盈的烟雾，肃穆庄严里透出神秘莫测的气场，佛像看上去宝相庄严，栩栩如生，慈悲肃穆还惟妙惟肖，同行的朋友们几乎忘记拍摄站在门外静静欣赏。当时尼泊尔的佛像在国内几乎没有，寺庙也是刚刚开始恢复建设阶段，精美的佛像不是太多，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经受这样的视觉洗礼，终生难忘。呷玛介绍说，寺庙依照这样的佛像造型，青海、西藏定了不少。电视台后来拍成专题片《呷玛的锁啦》，参评四川电视台举办的电视专题片评比，获得了好名次，通过电视很多人也认识了这个名字的手工艺传承人。

听说他的儿子根秋丹真，成立了白玉县河坡藏族手工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几年时间里，他到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的甘孜州非遗项目展演，多次参加成都西博会、国际非遗节，还前往北京、上海等地跑订单，洽谈项目合作。还绘制完成出当年他父亲整理的工艺图谱，倍感欣慰。

在河坡民族手工艺中还有一位不得不介绍的传承人，他就是根呷村手工艺人呷觉地，省级非遗项目“白玉河坡藏族金属锻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白玉县河坡民族手工艺协会会长。家里有四兄弟，全部从事手工艺，没有分家，至今还保持着藏族一妻多夫的传统婚姻。他家生产的手工艺产品远近闻名，不仅许多有名的寺庙将他的佛具作为珍品收藏，他做的藏刀还远销印度、尼泊尔等地。

记得第一次在德格县举办中国格萨尔研讨会时，途径白玉，我陪同知名的专家学者到他家考察调研，进入宽敞明亮的藏式客厅，各式各样精美的手工艺品，令人目不暇接。呷觉地给专家们讲起历史，霍岭大战格萨尔战胜霍尔王“霍谷嘎”部落后，格萨尔强令“霍谷嘎”部落搬迁至今河坡乡，让“霍谷嘎”部落的著名铁工曲打带人打造兵器，马具等装备。格萨尔对曲打和部落的人很好，大家非常感激格萨尔，工匠们于是很卖力，不仅生产了大量的兵器、马具，还制造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由此成为藏区有名的器具生产基地。河坡由此得名，大家都说这里是格萨尔的兵器部落，历代的德格土司和昌都土司，都使用河坡出产的武器装备。

他说：“我们家第一代传人，就是格萨尔王时期著名工匠呷西青甲布。对藏刀加工有自己独特的绝技，藏刀锻造需要经过选材、下料、加热锻打、固定刻花、抛光、组装、再打磨等流程，生产一把质量较高的7寸藏刀，包括刀身、刀把、刀鞘的制作在内，要用到铁、银、铜、牛骨、牛角、木材等10多种原料，经过近百道工序。

由于河坡工匠历来分散生产，各家的原材料与工艺不尽相同，有些还有自己独特的花纹图案，因此所产藏刀各具特色。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里每年都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地人，通过大家的宣传，河坡手工艺更是蜚声中外，河坡成为四川省甘孜州旅游商品，河坡乡也被定为旅游商品定点生产基地。”

这期间，专家们也看见从西藏来到商人到他家订购的取货，借此机会大家纷纷观看欣赏精美的刀具、佛具等手工艺品。

在河坡像他们一样的手工艺人还有很多，比如则吉村手工艺人空车班协会会长，下达村手工艺人格仁会长……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手工艺传承人，知名度都颇高，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沿用着古老的手工艺打制工艺，使用的铁锤、铁棒、砧子、木架、铁钳、钢锯、钢剪等简单的工具。这是充满智慧的捶打，是金银铜铁灵魂的重塑，是佛的喜悦欢乐再次展现，是藏族人对希望的寄托。

这些手工艺传承人，如今正走向“公司+农户+基地+市场”的产业之路。千百年来的传统虽令人赞叹，但他们并未墨守成规，而是在州县政府的支持下，引进现代机具，借鉴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主动出击谋求发展。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匠人们，靠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政策，靠着自己的勤劳智慧与祖辈辈传承的宝贵遗产，让民族民间文化灿烂辉煌的同时，也过上了幸福生活。

■王朝书

泸定，因红军飞夺泸定桥而闻名。然，炫目的红色文化掩映了泸定悠久的历史。追根溯源，泸定是康巴藏区最古老的茶马古城。因而，游览泸定城，需追寻茶马古道的道路，方能知其味。

大渡河畔，沈村尼莫古渡，有史为证，乃康巴地区最初的茶马互市之地。漫步尼莫，大渡河畔，洒水之处，水平如镜，往来船只络绎不绝。西来的牦牛，散养在尼莫村，故，尼莫又名宜牧。如今，昔日放马之地已是良田。阳春三月，尼莫一片花海。黄色的菜籽花是黄色的云，成片成片停靠在田地里。白色的樱花是白色的轻纱，一团一团飞扬在空中。有的停靠在水边，愣是弄出一副秋水伊人的姿态，叫人不得不起日本电影《御法度》，想起电影里那个如樱花般的男孩，想起了电影里那株临水的带着象征意味的樱花树。春日融融中，尼莫古渡人早睡早起，鸟雀声中，已在田间劳作，新鲜蔬菜成捆剥好，只待早市开场。古渡，恰是一幅浓墨油画。蓝色的大渡河，黄色的油菜花田，绿色的麦苗，白色的樱花树，足以让人赏心悦目。行走在古渡边，一座溜索桥，架起河的两岸。对岸，草从间，一线道路如灰蛇起伏，那正是已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中的茶马古道。如今，尚有当地地名清楚过往。

人证、物证俱全，可以充分证明泸定之古的是化林坪。化林坪与尼莫同属泸定县兴隆乡。沿尼莫上行即为沈村。慧蜂河(即化林河)将沈村一分为二。慧蜂河沿一条深深的“龙巴”(藏语叫山沟为“龙巴”)而来，化林所在的兴隆乡，拐进“龙巴”一会就到。兴隆原本就叫“龙巴铺”，过去是川藏古道上来往客商的钱扎点，民国初年设市，生意兴隆，人们就叫它兴隆。

化林在“龙巴”的上头，有公路相通，顺沟上去大约十来公里。拐进“龙

巴”，顺着乡间泥路左旋右转奋力往上爬。如今，化林作为泸定县的旅游开发景区，一应基础设施建设已被纳入整体规划。不久，即有一条崭新的水泥路。

沿途，清泉山涧流，如瀑如雾，吸一口气带水雾的山间空气，胸和肺得到一次全面的清洗。气温减低，当看见一块高高的石碑时，化林坪即到了。雍正十三年二月，亲王从道孚县惠远寺礼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返回内地再经化林时，禁不住为此赋诗一首，云：秦宁城到化林营/峻岭临江鸟道行/天限华羌开此地/寨垣宜建最高坪。亲王的诗，由当时的化林坪都司赵良臣勒石刻碑，在化林城垣东门内建亭陈列。后被毁去。然，幸得当地文人墨客以拓片复制了古碑。

果亲王碑将视野拉回了清朝。清时，化林坪又叫化林营，乃安置扎寨之处，是军事要地。进入化林村，平坦的水泥路面两旁是青青的农田。农田里长着高高的梨树、苹果树。春天，梨花香、苹果花香空气酿成了一坛蜜。引得蜜蜂忙个不停。夏天，果实累累。当地人，不将果实摘下储藏，任其挂在树上，待吃时再到树上采摘。因此，在飘雪的冬季到化林坪，可看见，一个个红红的苹果犹如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树上，摘一个送到嘴里，蜜甜甜。

沿路，在化林老街，可见一间间旧时营房改建的民房。当地村志记载：五根棒棒一立就盖瓦，这就是“武林棒”们住的屋。化林营有五百营兵，一人有住房一间半，随带家眷……五百营兵，加上其家眷，当年化林坪至少生活着一千五百人。可算热闹繁荣了。怪不得当年，在泸定地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女要嫁化林坪”。如今，仍保留了原貌的民房的雕花柱、斗拱讲述着化林坪的风风雨雨，讲述着汉藏交融与对仗的悠悠岁月。化林地方的开拓，可以追溯到唐代。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唐

时的杖义城就在化林坪。

行走化林老街，一座古庙展现着岁月沧桑。当年，古庙又是戏台。官兵、百姓同乐之地。古庙里，雕花青石，参天大树，引人发幽古之思。

化林坪历史之老，可追溯到秦汉。化林坪上一道山岭(飞越岭)是内地与西南边疆汉、藏、彝、羌等多民族交往的通道之一，直到民国时期(二郎山公路修通前)仍是出入川康藏的大道。从化林坪到飞越岭需步行。飞越岭常年云遮雾绕。唐宋时期，是这条古道最热闹的时候。唐高宗凤仪年间在飞越岭东西两边就有了县的建置。当年，这一带汉、藏、彝各族人民交往已十分频繁，边茶贸易就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长河一带早有“西域易茶始自唐时”之说。因此，谈茶马古道，不得不说化林坪，不得不说飞越岭。

如今，飞越岭上拐折窝依旧。一道山岭连接了藏汉两个民族，送走了长征的红军。1935年，毛泽东率领红军，飞夺泸定桥后，沿大渡河畔，逆流而行，夜宿化林坪，至今村里人还能有滋有味地讲述那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拂晓，红军即翻过飞越岭，往天全地界而去。

多元文化造就了化林人的爽朗好客。化林盐青菜是一道美味。临别时，主人往往会给客人装一把盐青菜。

化林坪的命运终究受制于地理。七世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时刷炉日趋繁荣。随着打箭炉的日益兴盛，泸定番民的不断汉化，化林的地位愈见轻微。如今，便捷的交通彻底代替了茶马古道。然，一条茶马古道，联接了泸定的山山水水。在泸定地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女要嫁化林坪”。如今，仍保留了原貌的民房的雕花柱、斗拱讲述着化林坪的风风雨雨，讲述着汉藏交融与对仗的悠悠岁月。化林地方的开拓，可以追溯到唐代。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唐

## 漫游茶马古城泸定

与沈村一崖(佛耳崖)之隔的是冷碛镇。佛耳崖上佛耳神灯曾是泸定八景之一。佛耳崖下临大渡河。河水湍急，漩涡连连，险状万分。为保佑过往行人，善男信女集资在崖上建一小庙，点上长明灯。夜晚，一豆灯火温暖了大渡河畔男女老少的心。如今，隧道穿崖而过，佛耳崖不再危险，但崖上的庙宇却成为当地一景。

冷碛镇因茶马古道而繁荣。现今，茶马古道虽已衰败，但冷碛镇却因地势宽阔易于人们进行物资交流而繁华。风云变幻，唯镇上一棵银杏树保持了千年的姿态。银杏树枝干遒劲，树荫庇佑周围好几户人家。老街上木板的店铺经营着乡村生活所需的针头线脑。与老街相对的是新街。新街两边高楼林立，接待游览牛背山游客的商家居多。牛背山云海，吸引着八方年青人。新近开发的牛背山，已是著名景点。

冷碛上行，经甘谷地，一路有茶马铜像相伴。甘谷地，甘露寺香火鼎盛。甘露寺乃一佛家寺庙。心存善念的游人可到此烧香拜佛。

过甘谷地，约二十分钟，即进入泸定城。一座因红军飞夺泸定桥而扬名的城市。泸定城，建城的历史虽然短暂，比不上化林坪，但机缘巧合，让它成为一座名城。

1935年，红军北上的命运，让泸定桥与共和国紧紧连在一起。清，康熙年间，皇帝御笔为新落成的铁索桥题词。他万万没有想到，百年后，一支工农队伍踏着梦想金汤永固的大桥，彻底推翻了中国千年的封建帝制。

今天，泸定桥不仅仅是一座皇帝御赐的守护边疆的桥梁，也不仅仅是红军经过的桥梁，而是一座泸定人精神的桥梁。

多元文化的交融，造就了泸定人豪爽的性格，因而，泸定人说话，嗓门特别大。然而，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热爱文化、热爱艺术，成为泸定人的传统。

## 心上香巴拉

■格绒追美

故乡是母亲。因为故乡，我获得了生命，生命得到了故乡山水和精神的滋养，呵护与无限的慈爱，还因为在故乡获得了灵魂和信仰的故意之宝。

想起故乡，眼前便出现了硕曲、玛依、定曲三兄弟牵手并行在康南大地山脉里的动人场景。大河两岸，白色的村寨疏密有致地散布，如同一颗颗动人的佛珠……有人说，乡城“佛珠”之名由此而来，也有人说，乡城藏语“卡城”的“卡”是成双成对的意思，因为村落在大河两岸分布，像成双成对用心布局，“城”是串连的意思，指大河两岸的村寨风景串联起来。

想起故乡，我又看到许许多多历史烟云中奔走的先祖……

莲花生大师走过故乡的大地时，步步生莲，硕曲河岸的白玛降家的院子里至今还生长着神奇的莲花……

来自洞松山曲松岗的平民之子松久曲米随舅舅远行到拉萨朝圣时，一位空行母化现的母亲手捧一碗牛奶为他送行。松久曲米感动地喝下吉祥的牛乳之后，这位母亲预言般地说：“只要阿妈的儿子有学问，甘丹寺的法座没有主人”。松久曲米是在拉萨三大寺虔心钻研学问，修行佛法，最终登上了神圣的甘丹法座，成为甘丹巴，由此开启了宗工活佛世系……

噶玛巴途经乡城时，两颗佛珠遗落在加绒的衣襟上，我用她的声音呼喊，我用她的习惯叙述，我用她的行为再现，我用她的语言作答。不论是她贫穷的容貌还是她圣洁的形体，我都渴望是活泼生动，充满想像力的。

不可否认，任何生灵的存在，都是苦难的集合。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群体，其骨子里的命脉都是苦难而向上的。色达也一样。只是她的这种苦难更多是扎在冻土层里的。一个朋友曾经用这样一句话评价过她：“这里是神的天堂，人的地狱。”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生活与生存的难度可想而知，姑且不论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坚韧和刚强，能够在雪线上下生根发芽，其过程一定是困苦而隐忍的。支撑他们顽强搏斗的，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神赐的精神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活生生的存在。

走进色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子孙身上笃定的神性力量。当我们在陈述她是多元文化总和的结果之时，她的子民们依然用靠近神灵最直接的方式，简单的重复着最简单的生活。

时至今日，我才逐渐明白，色达是没有声音和图像的，她不属于任何文字和叙述。她只是我们心底那缕最不显现的愿望。当真正的爱情和人生的方向成为一种全新的宗教的时候，她就站在远处，不停的洗净着你斑驳的思维和欲望。

前几年，几位朋友旅行到色达。行走在五七牧场时，他们说：空灵又渺小，空灵的是草原，渺小的自己。行走在游牧文化和格萨尔文化之中时，他们说：神秘又经典，神秘的是不可知，经典的是普世情。当他们登上天顶山天葬台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一切都变得空无了。我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这不仅仅是一次视觉的冲击，更多的是，他们因此而看到了自己迷失良久的心魂和自我。

色达，在最大程度上能够给予人的，应该不是她清澈大气的面貌和形体，也不是她厚重斑斓的历史和文化，而是她无声的力量给予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导向洞明。她是安静的，当她的安静到达极致的时候，所有存在的一切，都已经变得空无了。



妙音。 陈刚绘画作品

■夏加

阿麦特拉西姆说：美景之美，在其忧伤。在色达，我更愿意相信：美景之美，在其纯粹。

来到色达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了。沿着贫瘠的荒草一直向前，朝向雪山，朝向草海，朝向红砖青瓦，朝向四方帐篷，朝向盛放历史的器皿……目光幽远，安静得没有一丝声响。最清冽的一滴物质总在前方，像一面镜子，逐渐显现出心底最本真的色彩、图像和声音。

初到色达之时，我以为要描写色达，最直接的方式是书写，最直接的工具是文字。我试图用自己的感知记录她的点滴，包括自然的、人文的、历史的等等。我在猴与岩妖的传说里崇拜瓦须祖先打断野牦牛腿骨的勇猛和顽强；我在珠日神山的意义里敬佩瓦须族人寻根问祖的虔诚和执着；我在尼崩达雅王官遗址里寻迹英雄格萨尔的慈悲和鲜血；我在牛驮马背的游牧生活里探寻“逐水草而栖”的缘由和本真……我用尽各种方式，以期能够将她

完整的呈现并让更多的人接纳。我爱她，我不愿忽略在她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节。

我用她的声音呼喊，我用她的习惯叙述，我用她的行为再现，我用她的语言作答。不论是她贫穷的容貌还是她圣洁的形体，我都渴望是活泼生动，充满想像力的。不可否认，任何生灵的存在，都是苦难的集合。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群体，其骨子里的命脉都是苦难而向上的。色达也一样。只是她的这种苦难更多是扎在冻土层里的。一个朋友曾经用这样一句话评价过她：“这里是神的天堂，人的地狱。”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生活环境，生活与生存的难度可想而知，姑且不论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坚韧和刚强，能够在雪线上下生根发芽，其过程一定是困苦而隐忍的。支撑他们顽强搏斗的，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神赐的精神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活生生的存在。

走进色达，到处都能看到她的子孙身上笃定的神性力量。当我们在陈述她是多元文化总和的结果之时，她的子民们依然用靠近神灵最直接的方式，简单

长出了无数的菩提树……故乡人以白玉石之土浸染藏房，以此礼赞噶玛巴的功德。如今，风眼菩提子、龙爪四方菩提子成了百姓增收的一项来源……

在高洁的正土草原上，仁科家诞下一位男孩时，天地为之动容，彩虹端空，大地安宁，神圣的海螺之音在空中久久回响。那男孩就是十世达赖楚臣嘉措，他的父亲叫罗桑年扎，母亲叫南甲布赤。仁科家迁到西藏后成为了后来的宇妥大家族……

法力无边的特确。登必降村的名声传到宫廷之后，康熙皇帝派人将他迎请到皇宫，经过层层考验试探之后，最终拜倒在大师的脚下，无数的大公贵族也皈依了佛陀的教法。登必降村当三年的国师之后回到故乡弘法，人们称大师为“嘉纳”活佛……

集佛法精进修持与行医于一身的噶玛列朱成为一代高僧的楷模，他被西藏的多吉扎寺的仁真钦莫大师誉为“佛法之太阳”……

桑坡寺、曲批寺、洞工寺、白依寺等红色建筑金碧辉煌、雕梁画栋，集艺术、佛学教育与佛法修持于一体，延续着雪域精神的河流……

乡城，我又一次穿越时空抵达了那片温暖的爰城。是大地之上的大地，是我精神和灵魂的家园！

是的，在我清静的心里，故乡就是乡城，就是康巴高原，就是世界第三极的青藏，就是这颗蓝色的星球和浩瀚的宇宙，就是香巴拉刹土，而我的母亲就是慈悲的观世音菩萨的化现，她们早已融为一体，无二无别。

如果换个方式诠释，那么，她的爱情是牛羊咀嚼青草发出的恩爱的声音；她的力量是阳光下憨厚的笑脸和袍装下黝黑的臂膀；她的美貌是红鬃烈马的驰骋和绵长的草海；她的生活是虔诚的等身长头。而她的愿望则是一次又一次冬夏草场的往复迁徙和喀啦调里的没有观众和掌声的纵情歌舞。

十余个年头里，我逐渐变得不再去书写和记录她。就让她住在心底，留一条最隐秘的通道，去观想，去聆听，去寻找，去生活。

人们说：下色达有格萨尔藏寨，有霍西大峡谷，有阿达娜玛踢山石柱和尼崩达雅王官遗址，有喇荣五明佛学院，天顶山天葬台。县城及周边有格萨尔广场，格萨尔艺术中心，东嘎寺，五七牧场。上色达有泥拉坝湿地，石刻经墙等等。

还有人说：她的文化是厚重传统的，她的历史是深邃辽远的，她的生命是顽强果敢的，她的一切都是简单美好的。而我，想说：当一切都变得安静和空无的时候，你就真正走进了色达。